

劍胆香魂——武俠系列

卧龍生 著
下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entral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with long black hair, wearing a green corset with a skull design. She is holding a large green skull in front of her chest. Behind her, a man with a blue face and red hair is visible, holding a sword. The background is a mix of red and orange hues. The title '賭命亡魂' is written in large, stylized red characters at the bottom. The author's name '卧龍生' and the volume '下' are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The series name '劍胆香魂——武俠系列' is in the top left corner. The entire cover is framed by a green and yellow geometric border.

賭命亡魂

赌 命 亡 魂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5·沈阳

目 录

一、	假小子水中杨柳 小魔女火性一刀	(1)
二、	引鬼入门蛟魂出窍 残阳无情娇花有心	(35)
三、	落血亡魂化虹逃走 采花狼阴沟戏翠蛾	(71)
四、	赌命抢女人 红脸羞姑娘	(107)
五、	阴风森森冤魂不散 小魔女克光流颜水	(138)
六、	毒娃魔女妖吃小美人 绝情刀绝残声情丝丝	(175)
七、	别玉霞心跳加快 小阎王有你没我	(216)
八、	香喷女郎施异性芳 仇人路窄刀过无情	(249)
九、	打破樊笼飞魔女 午夜小宝甜蜜蜜	(284)
十、	小娘子看风观色 江中蛟左右受夹	(322)

- 十一、仇家见面份外眼红 (353)
黑灯客楼一男一女
- 十二、江湖贼妇半边天 (390)
千面魔棒打小婿
- 十三、救美人脸色发青 (422)
吊膀子又弄纤云
- 十四、男人陷坑女人怒火 (459)
日月鬼玩姑娘手脚
- 十五、阎王逃命吓破妖仙 (497)
为恨求爱痴女揪心
- 十六、讨公道，人质：古翠娥 (531)
除妖道，点名：悠扬神
- 十七、江湖飞龙让老婆 (566)
富家大院又见血
- 十八、亡魂人魂系玉霞纤云 (596)
飞刀闪剑原是自家人
- 十九、魔鬼可怕人心更可怕 (634)
断情残忍无爱更残忍

在下另有最大的理由。”

“什么最大的理由？”

“你这狗养的杂碎，带了孤群狗党，把我落血亡魂民要争的女人古姑娘掳走，我能不来？”

“你……”小阎王吃了一惊，这是什么歪理由？

“在风雨城，众所周知我落血亡魂与江湖飞龙，为了争古姑娘打得天昏地暗，你应该知道掳走古姑娘会有什么后果，哼！”

“岂有此理……”

“以后我会和你日月会讲理，喂！鳖龙，你这混球是不是昏了头？丢下正事不干，在这里替那些混蛋打前锋，好像玩得很高兴呢！简直胡搞，你到底在不要办正事？我知道古姑娘的下落了，你要不要去抢她？”

“好，我先打发这个老狗。”江湖飞龙大叫，手中剑一紧。

先前要小阎王派人制造混战的客聊，实在受不了江中蛟的狂傲态度，猛地电掠而出，半途拔出所佩的金色尺八箫，箫出囊立即传出令人闻之心浮气散，神智昏乱的邪门八音。

“金箫客单良谋！他还没死！”人丛中有人惊叫。

“小辈，你得对抢女人的卑劣行为负责。”金箫客怒吼着扑上，八音齐鸣，金芒激射。

远在廿步外广场边缘看热闹的人，一阵骚动，有人掩耳而走，有人急急退避，被箫音所波及，纷纷后退。

江中蛟不介意乱人神智的箫音，大喝一声，身形候动，喝声像是石沿洞里陡然响起一声焦雷，压下了邪门的八音，震波空前猛烈。

左闪、索出、急旋、下挫，一连串避招反击动作，似在同一瞬间完成。

金箫中射出道金色的激光，从江中蛟的右肋贴衣擦过，远射

出五丈外。

是一枚金针，只能见光而不见影。

同一瞬间，金箫客狂叫一声，身形乍起，脚上头下凌空急翻，砰一声摔落在两丈外，滚了两滚蓦尔昏厥，右脚鲜血染透了裤管。

右小腿肌肉成环形断裂，两根胫骨也断了一根，右脚算是废了，必须像吊妖一样，截断右脚改装木脚行走了。

是被江中蛟的蛟筋索所造成的严重伤害，总算没被当堂勒断。

“你这老狗好阴毒，非毙了你不可！”江中蛟大骂，一跃而上。

他所指的阴毒，是指金箫客金箫中的金针，金针擦肌而过，护体神功的抗拒力微弱，竟然无法反震斜擦而过的金针，可知如被击实，不死也得身上留孔。

以八音邪门声扰乱人心智，乘同用针攻击，能逃得过大劫的人，得未曾有。

江湖飞龙恰好刺了木客周全一剑，刺裂了对方的右外肩，飞龙反跃到了江中蛟的右侧方。

“江小子，你要毙一个半死的人吗？”江湖飞龙大叫：“快办正事要紧。”

金箫客与死人并无两样，被摔了个头先头地，怎能不昏，倒不是因脚伤而痛昏的。

江中蛟的右脚已经挑出，幸而意动神动及时收劲，这才看清金箫客真的昏了，怎能向一个半死的人加上一脚？迅即后跳。

“跟我来！”他收索叫。

“我赶得上你，叫什么？”江湖飞龙气呼呼地说：“你以为你比我快？哼！”

“你又吹牛了，走！”

两人飞掠而走，人丛急急让路。

“这两个色鬼真不像话。”有人大摇其头。

苦命僧看破好机，趁对方胆落发起袭击，一声怪笑，首先挥舞罗汉杖冲出，顿时全场大乱。

陆门主陶门主同时飞跃而进，八方客也电惊而出。

呐喊声如雷，各找对手。

远处房舍的后进，火舌冲破了瓦面。

这一面的柘林，生长得特别繁茂，厚厚的树叶挡住了阳光，林下显得比别处幽暗，视野难逾十步外。

而且，建了四通八达，曲曲折折的小径，没有一条小径是真的，走来走去不知到底那一条是出入主要道路，很可能不断在附近兜圈子。

第一批男女飞快地进入柘林，瞬即失去踪迹。

第二批十四名男女与四名俘虏，已接近至廿步内，脚下迅疾，急如漏网之鱼。

领先的是三位穿道装的老道，一面走一面挥动着作法器的指尘，口中念念有词，不知在念什么咒语，愈接近柘林，拂尘挥动愈急。

断后的是一男一女，男的老丑，女的丰满艳丽，两支剑不住向后面拂动，提防有人追踪的意图十分明显，随时皆可能向跟来的人展开凶狠的攻击。

他们没发现在侧方跟踪的江中蛟，也许是后面的房舍传来的杀声扰乱了听觉和视觉。

中间，南天一仙揪住古姑娘的背领，将人向前推。

前面，是美丽的花山香女，一手抓住古姑娘的腰带，将人向前拖。

“这小辈追来了，毙了他！”一名中年人惊恐地急叫，但行动却相反，不但不曾回头迎击，反而脚下加快向前奔逃。

“我们会送他入地狱。”断后的老丑男人傲然地说：“你们怕这

条鳌龙，老夫和娇姑娘可没把他放在眼下，来得好！”

江湖飞龙来势如电，速度骇人听闻，手中剑隐传龙吟，光华熠熠慑人心魄。

“对你们却不好！”江湖飞龙大概已看到被拖走的古姑娘，听清了老丑男人的话，恶狠狠地气冲斗牛，无畏地挥剑狂野地扑上了。

“不要操之过急……”右侧草木群中传来江中蛟的急叫声。

已来不及了，江湖飞龙根本听不进他的警告。

一男一女双剑一分，剑发如山崩海立。

其他的人脚下加快，飞抢入林，三两闪便消失在柘林内，不理睬断后两男女的死活，志在脱身，不理睬其他的变化。

江中蛟身形幻现，随即丢下江湖飞龙的事，紧蹑在人丛后入林，已看出江湖飞龙足以对付断后的两男女。

“这冒失鬼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心中暗暗嘀咕。

他总算对江湖飞龙的轻功，予以理性的评价。

一个急怒交加的人，速度是会比平常的倍增的，江湖飞龙来得太快，他想阻止已来不及了，对方人多势众，像这样冒失地破攻硬抢必定势难如愿，假使对方情急毁去人质，岂不落个两败俱伤？

深入柘林百十步，他悚然而惊，怎么眨眼之间，前面便不见不影声息俱无？

更令人心惊的是，四面八方薄雾飘浮。

“不妙，奇门阵或加上互烟毒。”他脱口低呼，火速疾退。

大敌当前，无暇旁顾。

江湖飞龙一看对方的剑势，便知道碰上了劲敌，定下心神，不再分心留意江中蛟的行动，他已经听到江中蛟警告的喝声，但已经看见古姑娘，救人心切，谁也阻止不了他操之过急了。

一声怒啸，他掏出了平生所学，迎着攻来的山崩海立剑势，挥出的剑光华骤然强烈一倍，剑身突然传出连绵不绝的隐隐轻雷轰鸣。

三剑抢攻，势难避免接触，三人出剑的劲道与速度，皆已达到体能的极限，剑一出便注定了优胜劣败，难以从对方的中宫侵入，谁就是胜家。

老丑男人看到骤变的剑光，听到剑上传出的隐隐轻雷轰鸣，蓦地脸色骤变，想撤招易攻为守或者闪避已来不及了，招一发难收，而且接触也太快了。

“娇姑娘闪……”老丑男人狂叫。

叫声中，三剑乍合。

响起一声震耳爆震，老丑男人与娇姑娘两支剑，碎成寸段飞爆而散，碎屑破风声尖锐刺耳，可知爆裂的速度极为惊人，劲烈的剑气侵肌彻骨。

光华连续吞吐，隐隐轻雷声更强烈。

人影飞跃而起，从两男女中间上空飞越。

两男女则仍向前推行剑疾冲，速度却灭了一半。

“等我！”飞越的江湖飞龙高叫，飘落身形再起：“江小子，等……我……噢！”

没看见江中蛟，却看到前面柘林中烟雾迷漫。

身后，两男女冲倒在地上挣命，老丑男人右肋出现剑孔，女的咽喉鲜血狂流出创口。

他上过一次当，几乎栽在花山香女的云雨香下，因此一看到烟雾，便想到迷香或毒雾一类要命玩意，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禁受不起这些玩意的拨弄。

不敢追入，却又不甘心放弃，倾听片刻林内没有人声，却可听到隐隐风声与奇怪的异鸣，视力透不过烟雾，当然一无所见。

大热天，怎么可能有烟雾？热浪逼人，也没有一丝风，林中的异象令他悚然而惊。

正感进退两难，突然听到左侧方柘林深处，传来江中蛟一声托啸，那一带的柘林没有烟雾。

他不假思索飞掠而走，对江中蛟的依赖加深了。

火一起，必定惊动邻村，芮庄官府那科学家得了？这种有如闹匪的大案，日月会的人不在乎，大不了一走了之，侠义群雄可就担当不起啦！

因此，当有人喊出失火字时，苦命僧大吃一惊，断然下令撤走，救人不成反而惹上了大麻烦，怎能不走？

小阎王当然不笨，怎敢留在芮庄等官府前来查办？侠义群雄从前面撤，他也从后面带了人溜之大吉，尸首也全部带走，让芮庄的人救火善后。

一场刚如火如荼展开的惨烈捕杀，被江中蛟一把火驱散了。

没有人知道放火是谁，江中蛟与江湖飞龙都在广场现身，谁也没怀疑火是他俩放的。

侠义群雄不可能派人放火，正邪双方的人都怀疑是对方的人所为，仇恨更深无可化解。

看热闹的江湖好汉，也失望地一哄而散。

江中蛟从柘林的北面飞越，绕林向东北搜寻踪迹，直搜至东面，一直不曾发现有人出林。

东面一带旷野杂树星罗棋布，草高及肩荆棘丛生，视野有限，只能看到奔走的人，假使是潜行，就不易发现了，因此，必须小心地仔细搜索。

柘林外围的酸枣林高有一两丈，携有俘虏飞越困难，必须砍开缺口钻出，因此他绕枣林寻找踪迹。

他失望了，人即然躲在柘林内，除非他敢冒险重行入林搜寻，

不然休想将人找到。

终于，他发现小径的出口，是一座丈余高的栅门，两侧仍以酸枣树作篱。

小径向东伸，脚印蹄迹隐约可辨，何时留下的很难判定，久没下雨，浮尘厚有四五寸，更增判断的困难。

他坐在一株树下，向远在卅步外的栅门监视观察，栅门紧闭，不象有人在近期内出入过。

踏草声入耳，有人急掠而至。

“你在搞什么鬼？”奔到的江湖飞龙怒声问：“在赶兔子吗？”

“我又怎么啦？”江中蛟一蹦而起：“还知道跟来，你不算蠢嘛！”

“你不追他们，却跑到外面来游荡……”

“追他们？我可没有你那么蠢，哼！那些人里面有会妖术的高手，冒失地追进去，不死才怪，我对救人毫不热衷，犯不着追进去送死。”

“呸！胆小鬼。”江湖飞龙冒火地叫吼：“要不要听到你的警啸，以为你以又有发现，所以十万火急循踪赶来，不然我早就衔尾穷追赶上他们了，都是你误事，你这混蛋靠不住。”

“你再怪我误事，我必定把你的笨脑袋打成烂柿子。”江中蛟也大叫大嚷：“你他娘的嘴上无毛，做事不牢，人家一大群人押着四个俘虏，你居然像头发疯的牛冲上去救人，我问你，如果对方把剑搁在古姑娘的脖子上，逼你支剑或者赶你滚蛋，你怎么办？”

“这……”

“冲上去，让古姑娘的脑袋掉下来？”

“你少管！你……”

“混蛋！我能不管？古姑娘是我要的人，你……”

“揍死你这混蛋！”江湖飞龙愤怒地冲上，双掌齐出来一记上下交征，同时攻击上下盘，劲道十分猛烈：“你少做梦……”

他许真有天生一物克一物的事实存在。

江湖飞龙遇大知道勇，对方愈强他愈沉着，但一碰上江中蛟，要不了三句话一激，就急怒交加暴躁不安，拳打脚踢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江中蛟摆平，却又抓不住用绝学一击的机会，三番两次被江中蛟整得灰头土脸。

江中蛟还渐了解他的底细，知道他的武功深不可测，所以给他来软的，针对他的缺点灵活运用激将法，加上巧招双管课题上，每次都得心应手。

这次也不例外，哈哈一笑，险之又险地在他的右掌及体前侧闪，引诱他变招走险继续攻击。

果然所料不差，他眼看一掌即将击实，却又在千钧一发中空，而江中蛟的身影，却又在掌侧不远处，闪避的距离不足，有机可乘，不假思索地扭身变拍为削，掌似钢刀跟踪猛削江中蛟的右肋，变招追击快逾电光石火，按理绝无落空的可能，必定一击即中。

岂知眼一花，没看清江中蛟的身躯是如何扭动，如何脱出他的掌及威力范围的，小臂便被不知所来的怪手抓住。

仓卒间感到手臂一震，身形便被一股无法预料，更无法抗拒的诡奇力道所撼动，马步一虚，不由自主向前飞起、摔出。

双方交手速度本来就奇快绝伦，出招封招神意如一，招一出便没有变招的机会，接触太快了，甚至连转念的刹那时间也滑，所有的动作皆由本能的锐敏反应所控制。

所以即使是超尘拔俗的高手名宿，碰上修为相当的对手，也经常有乱了章法拳打脚踢的村夫打架场面出现，因为双方都因太快了而碰撞在一起，变成了以反应相搏，而无法用神意技巧拼搏了。

人飞出，他总算有时间摒除反应而使用神意了，半途控制身

躯来一记前空翻，消去冲力单足点地，向下一挫倏然转过身形，顺势大喝一声，一掌拍出，反应极为惊人，掌出风雷乍起，下重手了。

江中蛟果然跟踪追击，却错开一个小角度，奇准地恰好避开他落地转身攻击的掌力正面，身形疾转，贴他的手臂切入，又贴身了，贴上他的右背肋。

卟一声响，右背腰一震，他感到如受万斤巨锤所撞击，挨了一肘，打击力空前猛烈。

没中要害，他受到了，身形前倾，马步不稳而已，还来不及反击，下面双脚已被江中蛟的右脚所绊住。

“这是和我争女人的代价，哈哈……”江中蛟的怪笑声真会让人气疯。

他前仆、滚翻、跃起、愤怒地伸手拔剑……”

“左边……”江中晚的叱喝声入耳。

他连想都不想，旋身左转剑出乱洒星罗，撒出凌厉的剑纲，暴射出致命的电芒。

似乎，他和江中蛟早已成为神意相通最佳拍档，默契圆熟的两个同轴齿轮，动则同时发挥合作的能量。

虽然，他们刚才还拚得你死我活的。

共有四个快速的人影，分别扑向他和江中蛟。

扑向他的两个人，正是与小阎王现身的五客聊中的两个，一把光芒刺眼的长剑，已化虹而至行将及体，另一把狭锋刀也近身了，挟凌厉的刀气行雷霆一击。

生死间不容发，他掏出击箱子的浑雄剑术。

剑适入化虹而至的如电剑山中，据身长剑斜移，铮一声封住狂猛的一刀，剑气迸发轻雷隐吟，贴刀电谢有如激光横天。

退了两步，他横剑几立凛若天神。

“呃……”手中有剑的客聊向前一栽，在草中挣扎，五指仍死死地抓住剑不放，右肋下的剑孔鲜血如泉水般涌出，这一剑直透胸腹，入体足有八寸以上。

“啊……”刀脱手飞落的客聊，手按住丹田狂嚎，踉跄向侧方冲出，最后摔倒在十步外。

他举剑的手呈现不稳，脸色苍白，一比二全力一击，他耗去不少精力。

转着左顾，他心中一宽。

江中蛟赤手空拳，把一个挥舞着霸王牌的客聊，以及铁拐风雷俱发的吊妖杜冒，逗弄得团团转。

三个人像走马灯般飞逐急施，鞭和拐始终无法获得联手合攻的机会，看似激烈万分，其实毫无威胁可言。

“江小子，你还有心情逗乐吗？”他忍不住大叫：“你还要不要办正事？”

“急什么呀？谁急谁倒楣……噢！好险！老残废的左手刀很可怕，滚！”

吊妖的铁拐对贴身的强敌用处不大，因此对紧蹙在身左的江中蛟攻不出招式，只好用左手暗藏的新月刀进攻，掌中刀正是贴身相搏的最佳武器。

一口气狂攻了七招，一刀比一刀凶险，旋热更急，反而让客聊的霸王鞭找不到空隙递招。

滚字声震耳，吊妖的左肘已先一刹那被江中蛟扣住了，身形倏然飞起，砰一声飞出两丈外，铁拐脱手远飞出三丈左右，摔了个天昏地黑。

接着是一声狂笑，霸王鞭易手，丢了鞭的客聊臀部挨了一脚，身形追随着吊妖的背影飞起。

吊妖摔倒，客聊更从上空飞越，砰然倒地。

“每人留下些碎银，绝不饶恕。”江中蛟大叫大嚷，一跃而上。

吊妖刚双手撑地撑起上身，便看到叫嚷着跃来的江中蛟，大惊这下重新向下一伏，奋身急滚。

人影来势如电，剑虹划空而至。

霸王鞭疾挥，铮一声铿锵金鸣，剑与人向侧震飞丈外，江中蛟也脚落实地。

“咦？你……”江中蛟看清了来人，脸色一变。

是东纤云姑娘，怒色满面到了吊妖身侧，像保护小鸡的母鸡，徐笔升剑。

“你可恶！你……”东姑娘咬着银牙说：“你已知道杜老的底细，却一而再挫辱他，你……”

“哎呀！我明白了。”江中蛟恍然：“你是说，这……这个老卑鄙是吊妖杜冒？”

“你要装糊涂？”

“我想装也装不了，我怎知道这老卑鄙是你所保护的吊妖杜冒？似乎我所碰上的高手名宿，一个比一个骄傲，都不屑在我这个初闯道的后生晚辈面前亮名号，这个老卑鄙也不例外，他的飞拐尖和掌中刀，几乎要了我的命，我有权力戒他……”

“你休想！”东姑娘一剑点出，横蛮地怒叫。

江中蛟飞退丈外，摇摇头苦笑。

江湖飞龙到了，虎目睁圆狠盯着东姑娘。

“江小子，这是怎么一回事？”江湖飞龙神气地说：“你很怕这个黄毛小丫头，交给我。”

“螭龙，你不怕？”

“我江湖飞龙连老天爷也不怕。”

“好，我听你吹牛听烦了，就交给你，千万小心，最好不要靠近下风，手最好避免沾上她的衣裙，她踩的地面你最好避开。”

“什么？你是说？”

“她是国仙宫的小宫主，明白了吧？”

江湖飞龙一惊，狂傲的神情一扫而空。

“我知道如何对付玩毒的人。”江湖飞龙迅速收剑入鞘，双手各挟了三支铁翎箭，虎目中杀机怒涌：“我要在四丈以外杀死她，你信是不信？”

“又来吹牛了。”江中蛟嗤之以鼻。

“是否吹牛，即将分晓。”江湖飞龙双手开始徐徐运动挥动：“以绝世神功御箭，威力媲美雷霆霹雳，假使我手中有箭，百步外我的箭可穿重甲，我知道他会用毒，她已经死了一半了，你走开，看我的！”

江中蛟据头回顾，看到两个尸体，这才知道江湖飞龙在短短的一照面间，便杀掉两个具有超凡身手的客聊，杀孽之重，无与伦比。

再细看江湖飞龙行功运功的气势，他有点心惊，小伙子脸上信心十足的神情，真有杀人于四丈外的磅礴气势。

他所说以绝世神功御箭，绝非虚言恫吓。

“算了，螭龙。”他对东纤云的好感仍在，不希望闹出不可收拾事故：“也许你真具有令人莫测高深的绝世神功，不是吹牛，但我与小宫主的小冲突，不希望你介入，用不着你招揽我的是非，走吧！办正事要紧。”

丢掉霸王鞭的客聊，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躲在东姑娘身后的吊妖，眼中涌起惊疑又兴奋的神情，不住打量东姑娘的背影，极感意外地怪眼生光。

“是毒圣东老弟的女儿吗？难怪你帮助我。”吊妖狂喜地大叫，急急向铁拐掉落处移动：“快帮我用奇招毙了这两个小辈，他们是愚伯最可怕的仇敌。”

人影乍隐乍现，超高速移位的人影如幻似虚。

刚伸手拾拐，拐已先一刹那被不知所自来的脚踏住了。

还来不及有所反应，颈脊一紧，打击光临。

脖子被扣住往上拉，小腹被膝盖撞了一记，五脏六腑受不了，痛彻心脾不知人间何世。

还没看清来人是谁，本能地用上了左手的掌中刀，向身侧的一人拂，余力仍然急猛。

刀仅拂出一半，左手便被抓实了，马步一虚，重心后移，感到身躯倒翻而起，眼前天昏地暗。

砰然一声大震，被摔翻在地，终于看清摔倒他的是江中蛟。

江中蛟擒人的快速身法，把神气万分的江湖飞龙吓了一跳。

这才明白，一而再被捉弄得灰头土脸的原因，也明白江中蛟身上为何不带刀剑的原因了。

江中蛟原来站在他身边，距拾拐的吊妖足有四丈以上，他居然没看清江中蛟的身影移动，居然不明白这四丈余空间是如何超越的。

反天上就这么眼睁睁地看到人影幻没，同时在吊妖身边显现，如此而已。

像这种在光天化日下，可令空间和时间消失的人，身上实在不需要带刀剑的，随时皆可以置人于死地，已修至在大太阳下也来去形影无踪境界，委实不可思议。

他一直就弄不明白，与江中蛟多次交手，尽管防得天衣无缝泼水不入，但结果却无法防止江中蛟的手贴身及体。

现在，他总算明白了。

江中蛟拾起铁拐，拐尾压指在吊妖的咽喉上。

“你这老狗一点也不像一个前辈名宿，只是一个无耻狗娘养的贱种。”江中蛟咬牙切齿怒火冲天地大骂：“就算你与毒圣东老前